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七

元 陶宗儀 撰

春渚紀聞 何薳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翁翁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廵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統而吉人二

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徽宗名佶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
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闕之不可仁
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嵗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
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丙丁風直射禍當丁
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為然
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丙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
相仍不絶幅員之內半為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蔡丞相持正為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冠丁至公為四也其姪子云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

交之椅何巽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黄門也

張無盡丞相為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為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為長者後身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

蠕動其母急令啓棄諸溪流始出户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歘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歳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而筆跡則童稚也

姚麟為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名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

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于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為身計耶裕陵是之

陶安世云張覲鈐轄家人甞夢為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令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鎈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鋩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即以手爪爬搔至于痒極

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鋤之至體骨現露鎧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皆腫不能即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

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有名士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絶倒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擿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

錢七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姑蘇李章敏于調戲偶赴鄰人小席主人者雖富而素鄙嗇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

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彦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雜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晩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晩飡云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顔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若大一箇顔真卿自不

知姓名顔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飢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人作字謂之畫字所謂畫者葢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弈棊古謂之行棊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棊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刼葢棊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

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訓容也不知于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痴還人書一痴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鎻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痴常疑不同因于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瓻字下注云酒罌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瓻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别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

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鵞溪絹上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常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騍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

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縶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際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

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逾年七十集賓親為廣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説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間羅列甕罋甚多上皆以青帛冪之其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則

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狠籍委棄皆其餘為掠剩所罰至于減筭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筭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陳瑩中為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為代嘗與之為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為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于殿庭目視天日久之

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為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于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蔣頴叔為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翁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巳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

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畢斬趙諗也

橫海青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兩月

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蜕才大如新蟬之殻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於室遂寶之于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為青州幙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蜕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子雖衣

褐不完而丰神秀頴居于末座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為别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盌罷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勢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盌中舉子徐舉盌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廼大笑舉盌自飲言别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

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别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藥鍼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鍼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赼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疤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

女為兒時蹷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方知神仙所鍊大丹也

吳興𧇊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羮魚為餕無物為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于心耳生意僧欲得羮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為䞋施生意食魚而須䞋施

非余所當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蘢村大王僧遂合掌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我獻僧我甚增感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于社人云

曲洧舊聞　朱弁

太祖在周時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蟊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

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録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

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葢用此僧之語也

內中酒葢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王文正為叅知政事㛹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閒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輙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兒又鍾愛茲事頗亂

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面陳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簒悍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

仁宗嘗言尊號非古也自寶元之郊詔羣臣毋得以請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宋

景文曰却尊號甚盛德也臣下乃欲舉陛下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虚名而損實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于是遂止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巳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當時有

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為真宰相歐陽公為真内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陛辭日面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于治蜀尤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

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前代帝王間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慈聖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温成閤中極歡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聖云此間亦無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懽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藥言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成都

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參軍不釐事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恧而死

昭陵謹惜名節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最後閱其家狀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嘆曰寒畯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張康節守泰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

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

去

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吕申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聞昌王之說乎公曰陛下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大國則妄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欵甚洽具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

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黄門出紅羅睿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于梓宫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宫

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門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謗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于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宣仁同聽政日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為一大册用黄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簾幃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

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葢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為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

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霈悉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餽餉滋盛而于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𥳑巡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郎為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覘者專為伺察閭閻有寃枉及權貴恃

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譏民有愁嘆則謂之腹誹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畧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閣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

肯少屈祭原父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宣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蜀公與温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温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罷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罷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晁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温公見今日茶罷不知云如何也

晁以道讀舊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琯肅宗大怒當時

人莫不為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顔魯公為御史中丞曾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尚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為解霜雨穄西北人呼為穈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

為麥爭場

木香有二種俗説檀心者號酴醿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别澤蓼呼之為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為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纔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後又增二十餘名張峋或云為留臺字子堅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為詳備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

號一尺黄子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曽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黄三月開洛陽曽覩一尺春風面葢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得惠子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鄭州東僕射陂葢後魏希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為孝衛公僕射

廟士人得衛公行册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呂申公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

宅子比他處𠑽直常高一倍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嘆曰此風豈可復見也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葢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黄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槀一册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宇文大資甞為予言湘山野録乃僧文瑩所編也文瑩甞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左右之

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茍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章子厚與鼂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為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三同鼂秘監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為陜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横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于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涙涕雨集徽宗踐阼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劉道原自洛還廬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為訞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訞學已為今日患後三十年横

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

我相似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踈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中得此如在齊聞韶也女可記之勿忘吾言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名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

薦其才三遷為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得兼也

蔡京豐吏禄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聞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乃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答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病丘之禱

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新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新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黙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錫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錫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

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遥詠燈山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宫太后是則唐以前歳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州府有薫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葢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罷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

令避而不用葢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掛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在於床笫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葢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檿為身檀為弰鐵為銘鐙銅為機麻索繫札絲為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

斡有司鋸榆呈上曰此利罷也照依様製造至今用之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
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絶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
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奏樂於
樓下
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
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
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紀戲笑不急之事以充

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原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様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為令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今為從侍

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罷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茅亭客話　黄休復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府事以偽皇太子策勲府為理政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宫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偽太子善書札選本宫策勲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為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隷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為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救其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大中祥符六年緜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送給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

清昭應宫令其民皆圖畫供養之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鞞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棲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

故無誤矣

甲午歲五月天兵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蠻婦人頗有姿色置於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不能屈堅肆强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婦而能堅貞强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庚子歲天兵討岳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慰城中民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為飢渴所逼不知無家但怨乎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瘡痘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迨母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覩者痛心洒涕經旬或遇

鄰婦云盲女不接它人飲食但悲號叫呼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之材聚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畫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矣獨書盲女者言雖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葢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拾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為已用與盲女供僧畫像竒哉鄰婦能於困窮窘逼之際

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罪人乎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大縱慄入市市人千餘呌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矚目而坐或一怒則跳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次口失其名衆云李次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劍刺虎心前取血亟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壯吾心也又云虎

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其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用此主療小兒驚癎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蛀牙無復痛疼凡虎傷者其人衣服鞵襪乃至巾鞋皆摺疊置於地上倮而復僵葢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為虎傷死者及溺水死者魂曰倀鬼凡月暈虎

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之李次口者

珩璜新論　孔平仲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為之感悟真可謂大度之主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並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歴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於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為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殘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光武時尚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為侍御史遷尚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為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尚書令甚重郅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尚書令帝擢為京兆尹乃其證也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為

沛公時嬰為太僕又事惠帝吕后訖文帝時只為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温始也唐自武徳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

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託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

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輿字李花詩兩花字是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束髮仍裁為四

脚今之幞頭正是此遺法也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羌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

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未知七閩之竒

謂天子為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

王大捄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耶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龎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穀王嘉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

是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為丞相下教之

說葢謂此耳

吳雄之葬巫豎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豎何預

葬事謂之葬師可也

蜀為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為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後

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今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

也

閒燕常談 董弅

張昌言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詁詁遵父命不承田遂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隣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蹞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鬬訟諦不肯已遂為世讐者亦聞种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為首台廣殖貲産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為君難小經義稱為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為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為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為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賛歎説聖意匪獨俔同韋布之士留神經術仰見兢兢圖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為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為臣不易義乃批其

頫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裹葢俚語以貧窶為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曰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疏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況諫議乃及此乎聞敵有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寇宜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

歸田録載梅舜俞受敕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

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為善對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銜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蒼戲為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為的對尤勝於梅

李端行字聖達毘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羣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

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為鵝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内人故也士英衔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為太傅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脱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

示戒

王將明作賀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民悅則取之鄭達夫特為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為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荆公在蔣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甫反覆讀數過以示坐客且曰古有此體否葉致遠曰古無之要是奇作蔡元度曰直是録奏狀耳何名奇作介

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章聖朝馮守信為步軍指揮使遇郊禮其弟欲以巳子冒為守信子以竊高蔭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無以報稱奈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其並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巳子而受高蔭者多矣恬不為非人亦不以為怪訝也甚者以他人而為巳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盍知愧乎

杜祁公為守兖州石守道卒於郡惡之者謂介偽死而北走矣奉詔覈實祁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龔輔之為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道諒有是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能執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為郡守獎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見也

張乖崖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

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予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厠上也葢惟此可以屬思耳

因話録載韓僕射臯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沖元將知西京有一属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巳

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切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蹴踖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已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

其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賊迹一坐皆笑

太宗朝王濟主漳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鵝翎爲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輙以便宜喻郡民用鵝翎代之因附驛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户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

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黄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財以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黄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黄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懽呼感戴者

裴諝為吏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談賓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所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闕立命取籍蒼黄間玉牒所

有吏已持至南薫門亭子矣會金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馬户部郤澤民溥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三二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爐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預名被蓺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掣取而蓺者亡慮十二三俄頃金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閱裴諝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乃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莫壽

明以内相為館伴因白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一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左屬櫜鞬右執鞭弭與君周旋

吕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叅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㮚當京城已陷人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㮚既復㮚送至廳事傍遽屬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葢語有胡思亂量也時謂作宰相如此何以服百僚

儒林公議　亡名氏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柏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復生於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蘢雲并舊枯幹並存若虯龍之形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近縣史納土

牛偶人於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為衆人所損遂移至廳事之左少選程出視事怪問之主者以對程笑曰農夫牧豎非升廳之物兆見於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為過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氓叛竊入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識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具造宫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昔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荒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

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許之一日太宗被疾憊甚車駕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當誰着耶末年友愛彌篤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内生靈寝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堯舜之心豈遠是道哉

太祖下河東回止蹕常山謀伐幽薊及不利班師遂留

駕前刻漏及渾儀於行宮益深憤闕憑陵志在必復

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艱難於子孫也慶歷甲申歲既

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繕葺宮殿藻堊一新宴殿特瓌

壯兩廡修敞不減京都集英制度益宴犒軍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偉紫黺而豐頤見者不敢正視李煜據江

南有寫御容至偽國者煜見之日益憂懼知真人之在

御也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歷聖德詩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羣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宫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師舍利臨瘞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麗

景門内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歷中不十年間相繼灾燬略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諭何謂也鎬對曰臣聞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誼深合於此上甚説其對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畜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益

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果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崇奉瑞貺廣搆宮殿以誇中外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納用而深憚其正疏語有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亡聽之於神其忠朴如此

盧多遜權謀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據幽薊未有策以下之多遜進說願權都鎮州經畫攻取俟恢復漢土

則還蹕於汴聞者果之

太宗嘗責趙普以下舉將帥普對曰昔明宗舉石晉晉選張彦澤劉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豈敢輕舉耶

張詠治蜀承兵亂之後禦防兵衆四野寇暴未息城中無旬月之儲乃榜衢市鋑官監之直貴米價以博易之糧廪因之充積蜀漸安焉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爲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

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為恩惠識者無不嗤之

薛奎參預宰政頗質厚任真明肅太后將行恭謝宗廟之禮自呂夷簡而下皆阿順聽命獨奎抗議不屈明肅深忌之然衆議已定遂備法駕容衛一同帝者識者頗以為憂及明肅崩殂夷簡等皆黜補郡獨奎留焉意將倚以為相及李廸再居相位疎直言遠時務上察其材

短未有以濟之者時范諷方以言幸乃論非夷簡不可
奎遂稽於大用以至終身知者惜之
景德初契丹大冦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
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
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
子用君作諫官豈容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
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未易有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闒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及元昊反民益怨擾不知所措

祥符中中書試制舉人六論畢呂夷簡及布衣周啟明

將被親策執政以為封禪有期將告成功於天下不當復訪人以得失遂報罷夷簡特升職佐倅啓明免將來進士鄉薦啓明乃歸括蒼隱居聚徒講學不復仕進時論高之

馬亮尚書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汞數百斤鷲之以倫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宫遺此鉛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偏據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其國祚之長永其可得乎

賈氏談録　張洎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懐信驛左補闕賈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欵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六條號曰賈氏談論録貽諸好事者云耳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它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甞有畜白馬者㑹昌初再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

拜太尉封魏國公然性多忌刻當途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調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為荆南節度使旋屬淮海李紳有娛女納之獄上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惡由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為院體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隷故院中胥徒尤所倣其

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

驪山之華清宮殿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徧滿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為嶄絶次界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四面角即妃子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作菡萏於白石之

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黯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湧出漼注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猶在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方丈之土嘗成泥濘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游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比

白傅姪敏中曾作諫官獻疏請叔謚上曰何不取醉吟

先生表墓耶卒不賜謚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文即

李義山之辭也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相對

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揺動如人撫掌之

狀頗應節拍或唱他辭即寂然不動也賈君親見之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然不致壅熱之患何

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水性

冷故民雖哺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

尤甚土民共啗附子如啗芋栗

燈下閒談

江洵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具載於妖亂志中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損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取其裴氏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横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祇應将

淚比流泉其二鸞離舊律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歡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其三舊常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看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咏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窗下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睛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氷雪跳上船來揖

損曰子中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曰衹令便為取賢閤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于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姦黨叟曰吕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實慮過已盈亦神人共怒祇俟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誅及一身又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吕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吕用之背違君親特行妖孽以

苛虐為政以惑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

寘官方録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留爾形骸但先罪

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恡色貪金

必見頭隨月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

香再拜夜遣幹事併賫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

舟子觧纜虬鬚亦無蹤矣

向鄉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潘良

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益之

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榻前因

奏端研書畫潴有此言五峯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

耳

鞠堂野史

林子中

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盡疑四年正月北使兩番在館民間互相語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余親聞里媪語掩耳而逃時上至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診是日北客方出館果呼班吏宣上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語何不祥也福寧殿御座下微陷填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一石

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被旨有曉仙家篆者令容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神宗以丁未即位在位再涉辛酉年無它事不知其何祥也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璽上于尚書禮部以為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嘴白而地紅也字畫乃蟲篆也

禁中帝及兩宮各有尼道并女冠各七人選于諸寺觀

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内人居處每早輪一
尼一道導上于佛閣前讃念導上燒香佛道者各兩拜
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後殿出視朝方退
應諸閣凡欲請尼道看經者皆此輩每半年或數月一
歸元寺觀折洗本位使臣隨臣隨住五七日還

退齋筆錄　　侯延慶

建炎二年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北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註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殯于西壘之巔吾時司天文貽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他山就瘞於西壘之垠吾卜玆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閒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决

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具版築未成明年果入金維揚車駕幸浙東北人遂渡江分兩路一入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入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修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銅鐘文銘得之劉倜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瑨嘗謁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任處在

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琯之子問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

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有殺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録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

一旋風册子手自錄次今在宫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

鄭望之云

皇朝類苑　江少虞

李相簡穆公沆甞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宻若凝脂苟畢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曽為人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甞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甞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

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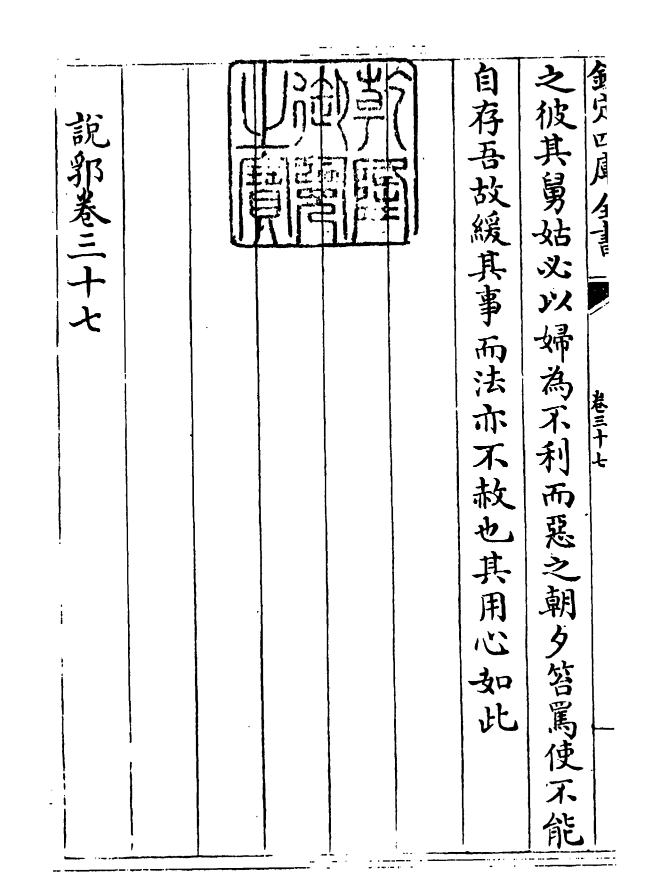
慶歷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至中書省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之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煩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

人心警動耳上以為深得府臣之體

文彦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陜西鐵錢買物者不肯售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而市肆復安矣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常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

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心如此



說郛卷三十七